

特色崇明

陆茂清

正月半撮火球

崇明的闹元宵,与神州大地一样热烈又绚丽多彩,还有个人无我有的“特别节目”——撮火球,要从正月半玩到正月二十呐!

撮火球的主持人,大多是青少年,可以说这是孩子们的专利。

过了年初五,男小囡便开始忙起来了,翻箱倒柜寻找铁皮筒,圆的最好,方的也可以,高约十五公分、直径十公分的最合适。拿起榔头、钉子,在筒壁上凿出蜂窝般的风眼,筒口安装铅丝“攀子”,一只火球筒算是做好了。也有大人代劳的,小囡侧头侧颈看着,整个程序牢记心间,明年就可自己动手了。

再就是准备燃料,将“杜米节头”扳断,又把木柴劈劈成小木块头,晒干了保存起来。

扳着指头计算日程,终于盼来了正月半。太阳刚下山,便已吃好了夜饭——兜财馄饨,饭碗一放去“引火”,将灶膛里烧着的木炭放进火球筒底部,上加玉米芯,再加小木块。“走啊,撮火球去啦!”兴高采烈喊着走出家门。

玉兔东升,银光普照,小伙伴们嘻嘻哈哈,边走边晃荡着火球筒,借助风眼里进出的气流,“杜米节头”与木块先后燃着了。

《崇明县志·风俗·元宵》:“撮火球,照田财。”火光照耀田头,祈求田地好发财,所以都到自家田里撮。你看他们摆开架势,用劲撮,火借风势,风助火威,“呼呼”声响中,火球旋转,又都边撮边喊:“田财田财,我撮发财,棉花萝卜像鹅蛋大,稻箩堆勒像青山大。”还有的喊:“田财田财,我撮发财,稻穗头像牛尾巴,杜米头尺把长。”这几句,属上下百沙通行的版本,诚如崇明竹枝词《照田财》中的形象写照:“……稻如牛尾花如蛋,口口声声要发财。”

旧社会及解放初年,崇明土地还在私有化状态,南北东西田块里,都有自家人在撮田财,个个放开喉咙“田财田财,我撮发财”,还要互相竞争,你喊得响,我喊得更响,非要盖过别人,大家都相信喊得越响越发财。

也有的喊“田财田财,大家发财”,

让近观远眺的男女老幼皆大欢喜,赢来啧啧称赞声:“心平,好小囡!”

也有的自私自利,或是出于戏谑,喊成了“田财田财,我撮发财,我撮棉花萝卜像鹅蛋大,人家棉花萝卜像白眼(白果)大。”“田财田财,我撮发财,我撮稻箩像青山大,人家稻箩像汤罐大。”

撮了一阵火势小时,添一把木块头进火球筒。都是事先备足了的,随带来了田头,“好撮个煞念”。

家长、弟妹、邻居不期而集观看撮火球,叫好声、助威声、欢笑声此起彼伏,还有的跟着“田财田财,我撮发财”,“闹热”得不得了。

撮火球的益发来劲,使尽解数,大显神通。火苗声在耳边呼啸,时而撮成“O”形,时而撮成“∞”形,时而撮成“8”形;时而在正面转圈,时而在侧面飞舞,时而在头顶盘旋,时而四面开花,让人眼花缭乱,目不暇接。

其间,又有比赛式的表演。他们如链球运动那样,发力撮转,突然脱手,火球腾空而起,上升再上升。到顶后,又如流星般下落,着地时

“啵啵”声响,火花四溅宛若烟花迸开。这边火球刚落地,那边火球又接着升空,此起彼伏,上窜下降,煞是好看!

又有临近的火球手相约,比试谁撮得高。“一二三”口令声中,几只火球同时飞蹿夜空,犹如天女散花,又拖着火红的尾巴争先恐后降落,引来阵阵喧呼声,欢乐热烈气氛于此达于极点!

撮火球时的喊唱语,反映了时代的烙印。旧社会里普遍是“田财田财,我撮发财”。解放后,农民受教育觉悟大提高,改成了“田财田财,大家发财”,体现了共同富裕的集体主义好思想。

一段时间里,撮火球销声匿迹。改革开放之初又有所恢复了。一天晚上回城候车时,有人惊叫:“撮火球!”转头望去,舞动着的火球映入眼帘,“田财田财,我撮发财”声随风飘来。久别重逢!几个过来之人争相话当年,外地口音的同胞也来凑热闹:“崇明人过元宵还有这玩意儿,好看,长见识了。”

北风

浅薄和轻浮

如浅薄这样的概念,我们其实是几时在冬天的冰面上走路时理解的。那时的冬天,没有现在那样温柔,而是完全地天寒地冻。一河的水,经常被冰死死地封住。厚厚的冰层上,我们撮陀螺、推铁环。自然,冰层也不是天天结得那么厚的,冰也有浅薄时候。最薄的冰,仅仅像煮开的牛奶上面的那一层皮,似冻非冻,麻雀都停不住。就是已经冻得很厚了,也不一定到走得起人的程度,所以得试探。一个人先从沟边起步,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手脚移向河中央,如果听见“窸窣窸窣”的声音就立刻轻轻地退回去。这响声表明,冰虽然结得有些厚了,但还是有些浅薄,承受不起人的重量而只能把人灌进冰窟窿里。

关于轻浮的概念,我们则是在玩道路上的泥末时首先懂得的。那时夏日的乡村路,十几天不下雨,就会堆满粉末状的泥土,我们叫“泥末堆尘”。泥末太过轻细了,所以要蓬起,要飞扬,孩子们还干脆满把揪了打泥末仗。长大了一些又知道,因为过于轻细而容易飘动,比“泥末堆尘”更为典型的是灰尘。一把鸡毛掸带掉,常会使得灰尘飞扬,要是此时有一束阳光照射过来,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大量灰尘在阳光里颤动。

现在我们说起浅薄和轻浮,也会直接指人的性格。轻浮没有分量,浅薄不能承载。只是现代受到材料革命的影响,有推崇薄型、超薄型和轻型、超轻型的倾向,使得浅薄和轻浮的人似乎也成了时尚和风流。相反,深刻和沉稳,时常会被当成呆板和木楞,成为讽刺的对象。

心灵驿站

花样年夜饭

陈伟

年夜饭桌上有一道油炸的面食小点心,边长约2-3厘米菱形大小,双面金黄,炸得干脆中空,鼓起的菱面上有若干粒白芝麻……我看见儿子用筷子夹着吃了一个便没有再吃第二个。

这道小点心叫“麻叶”,是小时候过年的标配食物。除了菱形的麻叶,还有其他花样的麻叶。记得小时候腊月间,母亲在桌前和面擀面制作的情景——把面擀成一张1毫米厚的大面皮,撒上芝麻,再切成长边约5厘米、窄边约2厘米的长方形,窄边对齐折叠,在折处垂直切三条平行的口子,再打开长方形的面皮把短的一边从中间的一道口子穿过去,热油锅里炸到两面金黄即可。我和姐姐就围在煤炉旁边,馋着出炉的点心一阵猛吃。母亲总在旁边装作严厉地说:少吃点,过年要用的。是的,炸好的点心是不能多吃的,须在最重要的时刻以喜悦和虔诚的心去品尝,那时的过年充满了仪式感。母亲把做好的各式点心一一用塑料袋分装扎好,要等到除夕和新年期间才能正式享用。而我们因为寒假在家,往往趁着父母上班了去偷吃。物质匮乏的年代,带点甜度和花样的食品都可以叫零食,都可以吊出孩子们的口水。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在介绍山西的主妇们为什么把馒头蒸成各种惟妙惟肖动物形状时,说的就是这个原因。

看到这道菜,我有点惊讶,因为至少在我参加工作后的二十年春节年夜饭上已未再见。我夹着穿越时光的“麻叶”,打量着饭桌上的大盘小盘——蒸蹄膀、珍珠圆子、红烧鱼、排骨藕汤、鱼糕……从“求吃饱”到“求吃好”的新时代,这道油炸点心从口味和健康上已吊不足桌旁老小的胃口,哪怕是这一桌子在父母眼中的美味佳肴。

初一的午餐,看到新出炉的羊肉胡萝卜汤,我问母亲昨天的排骨藕汤还剩那么多为什么还要新做一个?母亲说,你们难得回来,每个味都尝尝。结果初二烧的是鸽子汤,初三烧的是甲鱼汤……但每个都吃不了多少,每个都剩着。她想着我们大老远回来,可能喜欢吃海鲜,就去买大大的海虾和鱿鱼,但没做过只好悻悻地说:“这道你们烧得好,我跟你们学。”

八年前母亲在崇明带孙子时烧的一盘茄子被孙子一口气吃个精光,她一直记着孙子说好吃,每次我们回来她都要做,虽然我背后听儿子说“奶奶烧的没以前好吃了”……

与父母短暂的相聚后就得起程奔赴300公里外的另一场团聚。为了赶去岳父岳母家的火车,初四的早饭和中饭是并在一块儿吃的,也是猪年春节在父母身边的最后一顿正餐。吃饭的时候,母亲满是遗憾地对我们说,“你姐夫上次出差带回来的燕窝还没吃,我也不知道怎么做”“唉!早晨煮的银耳汤你们要不喝一碗”“初一你们睡懒觉,包的饺子都还没来得及吃”“上次你爸75岁生日你么姑带过来的野猪蹄子昨晚没来得及做”……其实我前天就看到那台不算小的冰箱已经塞满了剩菜,我也知道她们在我们走后又要吃很多天。即便如此,母亲仍乐此不疲地按着她记忆中儿孙的口味,拿出她最大的本事,变着花样、十足“浪费”地做着她能想到、做到,甚至是做不到的菜肴……



黄胜 油画《春之声》

笔走心缘

汉字,中华的骄傲

游本凤

作为炎黄子孙,我为祖先创造了如此美好的文字而感到骄傲。相传仓颉造字,天雨粟,鬼夜哭。自此后人可以用文字记录历史,传承文化,其功莫大焉。汉字,方块的象形字,包容历史和人文。横平竖直,告诉我们中正平和才是至美;颜筋柳骨,告诉我们字如其人乃是修行;止戈为武,告诉我们大国重器只为和平。汉字文化,若日月光华,若星空璀璨。就它的形态美来说,魏碑有古朴之美,隶书有端庄之美……一字一世界,一笔一乾坤。一横一竖包揽山水河流,一撇一捺饱含人情世故。这就是世上独一无二,令全世界炎黄子孙引以为荣的中华汉字。

但是,到了我们下一代,汉字功能似乎在逐步退化、日渐式微。试问:现代人还有几人提笔写字?他可以把电脑键盘敲得“噼里啪啦”作响,打印,要什么字体有什么字体,但叫他拿笔写字却显笨拙,手足无措,提笔忘字成为“大概率”。偶尔懒懒散散地拿起笔签个名,那些歪歪扭扭的“蟹爬字”,真乃凄凄了祖先汉字,有辱斯文,有失身份,实在不敢恭维。

我们这一代50后可以说是提笔写字、视笔如珍者。过去哪有什么电脑、计算机的,文人靠的就是一支笔。不要小看了这支笔,当年毛主席说打天下必须依靠枪杆子和笔杆子。可见,笔杆子和枪杆子的地位同等重要。而堪称文豪的毛主席对笔杆子也情有独钟,伴随着井冈山昏暗的油灯,延安窑洞摇曳的烛光,他用一支笔,写下无可匹敌的鸿篇巨制和气势豪迈的诗词散文。笔杆子犹如伟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。伟人还将鲁迅那支犀利的笔誉为刺向敌人的“匕首”。

本人从事了大半辈子文字工作。那时我们“码字”也都用笔,钢笔、圆珠笔、铅笔、蘸水笔,什么都用过。手指因长期握笔生成的老茧,成为我们用力码字留下的沧桑。记得那时一张方格稿纸500格,创作一篇5000字的长文,就需要10张稿纸。一天不停地写下来,手指酸痛、头昏眼花。如果是作家的话,创作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,厚厚一叠稿纸堆起来像一座小山。试想,文人整天握笔,血脉不通,角质增生,不生老茧才怪。这



王惠祥 书法《年味》